回应文章预告

列宁道路

回应文章预告

列宁道路
《列宁道路》注意到了《今朝》批评我们民主革命观点的文章。我们还注意到了《革命火炬》转载此文的同时，用同志式的方式呼吁我们转向社会主义革命观点。我们没有忘记“工号52”的提醒，关于上街还是办报的争论与这里的争论紧密相关。《列宁道路》也将《今朝》的文章转载如上，同时预告我们的讨论文章，并发布一份列宁关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论述摘录。

我们预计在大约半个月的时间里准备好回应文章，较为系统地论证当前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我们的主要看法是：

1、应当用大工业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的程度作为判定革命性质的直接标准；今天中国的大工业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大概类似于俄国1900年前的水平；还需要马克思主义者的长期努力，才能使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发展到足以支撑社会主义革命要求的地步。

2、鉴于大工业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较低，反对专制政府的民主革命实际上由自由派资产阶级在领导。参加这场民主革命的目前有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资产阶级。大工业无产阶级展现了巨大的斗争潜力，但可惜还没有获得起码的科学社会主义教育，既没有提出彻底的民主主义纲领，也没有提出要用彻底革命的手段去实现这一纲领，而且没有组织力量去推进斗争，有群众基础的社会主义要求就更谈不上了，于是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目前在自由派资产阶级手中。自由派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的基础，在于其纲领较明确和组织程度较高，目前比无产阶级更有力量。

3、从民主革命观点得出的实践结论是：必须通过实质建党的道路加强对无产阶级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民主主义教育，形成无产阶级中觉悟和组织起来的先进阶层，而绝不能指望这个阶层会自发地形成。拥有了精确纲领和组织力量的无产阶级，要争取用以暴力手段实现彻底的民主主义要求的主张取得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支持，把目前掌握在自由派资产阶级手中的、对小资产阶级而言的民主革命领导权夺过来。

4、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可能支持社会主义革命。自由派的资产阶级革命性，历史地来看是越来越弱。是否会存在一些自由派左翼，是一个需要实践回答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在“八青”事件中，还是在佳士抗争中，参与者都寻求了自由派左翼的帮助，并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其帮助。需要考虑这些可以说是大家自己的经验。我们绝不因为自由派资产阶级整体必然会退出革命而放弃用暴力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劳动者联合专政的要求。

5、在没有实现工人小组（第一步）、明确纲领和全国政治报（第二步）、实质建党（第三步）、工业

化的全面灌输（第四步）的情况下，存在着自由派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可能性。那会是一场类似于1848年法国革命的下降型革命。要努力工作才能实现那四步，通过上升型民主革命，通过无产阶级起领导作用的劳动者联合专政走向社会主义。

6、在经济方面的认识上大家没有大的差别，都赞成黑帮的帝国主义性质，都反对半殖民地或半外围的观点。中毛共的旧纲领的主要错误不在于其半殖民地的认识，而在于其政治要求中非无产阶级的部分与其社会主义革命主张的矛盾。冒险主义者目前已经解决了这一矛盾，可是他们是通过发展矛盾的“左”的错误方面（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通过发展矛盾的正确方面（领导小资产阶级）进行的解决。不能从中特黑帮的帝国主义性质这一客观方面、这一间接方面导出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而只能从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的主观方面这一直接标准导出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

7、《今朝》实际上是从右面批判《列宁道路》，真正从“左”面反对《列宁道路》的是冒险主义者。《列宁道路》主张明确地把大工业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力量的来源，反对在经济上把非生产劳动者划入无产阶级的阵营，因之承认广泛的小资产阶级的客观存在。据此，要在明确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必然会进行的斗争的同时，强调民主革命阶段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今朝》把所谓“脑力无产者”等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阶层划入无产阶级队伍的同时，提出小资产阶级多数要划入社会主义阵营，来论证自己心目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观点。这模糊了两个阶级的界限，实际上站在了《列宁道路》的右边。一些冒险主义者已经正确地指出《今朝》主张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是民主革命，因为冒险主义者在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只能是大工业无产阶级这一点上，与《列宁道路》看法一致。冒险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主义革命与《今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用语上一致，但内容不同。冒险主义者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内容在理论上的理解是正确的。他们的“左”倾错误表现在：从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认为必须批判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的斗争，例如前一段时间市民、学生反黑帮封控的斗争。《列宁道路》认为，必须承认无产阶级自发斗争（例如2022年11月的富士康自发斗争）的民主主义性质，必须承认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尚未实现。应该领导这些民主主义的斗争通过暴力推翻专制政府的方式走向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为了实现这种领导，就要求无产阶级先进阶层的产生，就必须对大工业无产阶级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就必须从小组做起，从全国政治报做起，不满足于形式建党而为实质建党而奋斗。

8、所有主张在中国通过革命方式重建社会主义的派别，无论是主张直接社会主义革命的派别，还是主张通过领导彻底的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派别，只要愿意在工人中进行暴力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就可能共同奋斗建立全国政治报及其代办员网络，并在此过程中融合成实质上起教育和组织作用的无产阶级政党。许多观点上的差别应该通过党内斗争的机构和程序，通过民主集中制来解决，而不应因为这些与当前任务不直接相关的差别妨碍统一组织力量的形成。列宁只在前进派反对参加杜马时才与其在组织上分裂，否则只在思想上斗争，而不进行组织斗争。

以下是我们做的一份列宁关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述摘录。读者或许可以从这些论述中找到检验在这一问题上分歧的理论依据。各条开头的阅读提示是我们在摘录的时候加的。

列宁关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述摘录

1、【判定两个革命的直接标准】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

（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财主、富农、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大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冒充博学，借口资产阶级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暗中为资产阶级进行反动的辩护，以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3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十月革命在农村由于主观条件不具备因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动摇，启发了群众，促使他们的大多数、一切“下层”、一切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离开了这样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到1917年10月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占了优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内部的分裂加剧了。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的胜利意味着动摇的终结，意味着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完全破坏（这种土地占有制在十月革命以前还没有破坏）。资产阶级革命由我们进行到底了。农民整个说来是跟着我们走的。他们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对抗，一时还不会显现出来。苏维埃联合了全体农民。农民内部的阶级分化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显露出来。这个过程在1918年夏秋两季得到了发展。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暴动唤醒了富农。富农暴动的浪潮遍及全俄国。贫苦农民不是从书本上，不是从报纸上，而是从实际生活中知道他们的利益同富农、财主、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能调和的。……在两个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一年以后，在这个革命的影响和帮助下，穷乡僻壤的无产阶级革命发生了，它最终地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主义，最终地证明了国内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同布尔什维主义相对抗。

俄国无产阶级同全体农民一起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最终地过渡到了社会主义革命，这时它分裂了农村，把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富农和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资产阶级。

假如两个首都和大工业中心的布尔什维主义无产阶级未能把贫苦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去反对富裕农民，那就证明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农民仍旧是一个“整体”，就是说在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仍旧受富农、财主、资产阶级领导，革命也就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要附带说一句，即使这样，也不能证明无产阶级不应该夺取政权，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真正进行到底了，只有无产阶级才为加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只有无产阶级才建立了苏维埃国家，它是继巴黎公社之后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步。）

另一方面，假如布尔什维主义无产阶级未能等待农村的阶级分化，未能准备好这种分化并使之实现，在1917年10—11月就立刻试图“命令”在农村中进行内战或“实施社会主义”，而不同全体农民结成暂时的同盟（联盟），不向中农作一系列让步等等，那就是用布朗基主义[137]歪曲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少数人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多数人，那就是在理论上荒谬绝伦，不懂得全体农民的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不懂得在落后的国家里不经过许多过渡，不经过许多过渡阶段，就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303-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3、【两个阶段区别又联系的辩证法】同农民一起，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同贫苦农民即同农民中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一起，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而且这是唯一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正是布尔什维克严格地估计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他们把前者进行到底，就为过渡到后者打开了大门。这是唯一革命的和唯一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3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4、【主客观条件中主观方面是直接标准】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客观条件）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和客观条件密切联系着的主观条件），都使工人阶级无法立即获得完全的解放。只有最无知的人，才能忽视当前的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只有最幼稚的乐观主义者，才能忘掉工人群众还不大了解社会主义的目的及其实现的方法。而我们大家都确信，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如果群众还缺乏觉悟和组织性，还没有在同整个资产阶级的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训练和教育，那是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5、【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连续性；没有所谓绝对的界限】现在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今天的农民的要求一得到满足，反动势力一被完全粉碎，民主共和制一争取到手，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将全部完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斗争就会开始。民主革命实现得愈完全，这个新的斗争就会开展得愈迅速，愈广泛，愈纯粹，愈坚决。（《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6、【民主革命是必经之路】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知道，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不应当忘记，现在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除了民主共和制，除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手段可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7、【经过最低纲领走向最高纲领】谁想不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谁就必然会得出一种无论在经济上或是在政治上都是荒谬的和反动的结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8、【无产阶级必须争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民主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并不意味着这个革命只对资产阶级才有利。恰恰相反，它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最有利、最需要。事变日益清楚地表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为完全的自由、为共和制进行坚决的斗争，相反，资产阶级却是不可靠和不坚定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奴颜婢膝》，《列宁全集》第十卷，第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9、【必须明确当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明确这一点才能向下一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前进】对无产者来说，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争取政治自由和民主共和制的斗争，只是为推翻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社会革命斗争的必要阶段之一。严格地区别本质不同的各个阶段，冷静地探讨这些阶段到来的条件，这决不等于把最终目的束之高阁，决不等于提前放慢脚步。恰恰相反，正是为了加快步伐，正是为了尽可能迅速而稳妥地实现最终目的，才必须了解现代社会里的阶级关系。那些回避所谓片面的阶级观点的

人，那些想成为社会主义者但又害怕直截了当地把我们俄国所面临的和在我们俄国已经开始的革命叫做资产阶级革命的人，只会陷入大失所望和来回摇摆的境地。（《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列宁全集》第九卷，第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0、【社会主义通过把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而达到】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

在这里，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客观的发展进程是这样：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从垄断组织（战争使垄断组织的数目、作用和意义增大了十倍）向前进。

……

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217-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1、【斗争手段是无产阶级的，社会内容是资产阶级的】必须研究这次转变，了解它的可能性，它的所谓方法和道路。这次转变的最重要手段就是群众性的罢工。俄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按其社会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按其斗争手段来说却是无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不仅因为无产阶级是运动的领导力量和先锋队，而且还因为无产阶级特有的斗争手段即罢工，是发动群众的主要方法，是种种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波浪式前进中的最突出的现象。（《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3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2、【通过革命民主主义的精神战胜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民主制，就是说，只有充分实现民主，把最彻底的民主要求同自己的每一步斗争联系起来，才能获得胜利。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同民主问题之一（在这里是民族问题）对立起来是荒谬的。我们应当把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同实现一切民主要求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结合起来；这些民主要求就是：建立共和国，实行民兵制，人民选举官吏，男女平等，民族自决等等。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所有这些要求的实现只能作为一种例外，而且只能表现为某种不充分的、被扭曲的形式。（《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3、【社会主义必须领导民主革命】社会革命不是一次会战，而是在经济改革和民主改革的所有一切问题上进行一系列会战的整整一个时代。这些改革只有通过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正是为了这个最终目的，我们应当用彻底革命的方式表述我们的每一项民主要求。某一个国家的工人在一项基本的民主改革都未充分实现以前就推翻资产阶级，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但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历史阶级，如果不经过最彻底和最坚决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训练而要战胜资产阶级，却是根本不可设想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4、【民主对于社会主义斗争的双重意义】如果认为争取民主的斗争会使无产阶级脱离社会主义革命，

或者会掩盖、遮挡住社会主义革命等等，那是根本错误的。相反，正像不实现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一样，无产阶级不为民主而进行全面的彻底的革命的斗争，就不能作好战胜资产阶级的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2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5、【民主的彻底实现必须要靠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来领导】民主的和平必须去寻求和争取，——但不是向后看，到非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各平等民族的联合这种反动的空想里去寻求和争取，而是要向前看，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去寻求和争取。在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里，不经过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革命搏斗，任何一个根本的民主要求都不可能比较广泛而巩固地实现。谁许诺各民族以“民主的”和平，而不同时鼓吹社会主义革命，反而否定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否定在战争期间就要进行这种斗争，谁就是欺骗无产阶级。（《论“和平纲领”》，《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2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6、【如何理解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斗争的关系】照巴拉贝伦同志说来，似乎社会主义革命只是经济这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社会主义对帝国主义。这是不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将是在所有战线上，即在所有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其中也包括民族问题上进行的一系列会战的整整一个时代。解决所有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所引起的全部冲突，也就导致社会革命。由所有这些改革引起的全部会战加在一起也就导致推翻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确立彻底的民主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把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同民主问题之一的民族问题对立起来是荒谬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民主制，只有充分实现民主，才能获得胜利。因此一切民主要求，即实行民兵制，人民选举官吏，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等等，都应当由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这个要求来完成，来统一。不是把这一斗争同个别民主要求对立起来，而是在每一个民主问题上给我们的任务作一个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相联系的、同样革命的规定——这才是唯一合乎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提法。（《“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一文材料》，《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4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

17、【通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通过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制，达到以社会主义的和彻底民主的方式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去反对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别的“出路”都不是出路。马克思主义不知道别的出路，正像实际生活不知道别的出路一样。我们应当把各民族的自由分离和自由联合纳入这条道路，而不应当避开它们，不要怕这会“玷污”“纯净的”经济任务。（《对皮达可夫的回答》，《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8、【民主的意义】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因此，说自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多余的，正像说民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多余的一样，是十分荒谬、十分糊涂的。（《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1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9、【没有官吏政权才能有社会主义的斗争】只有在没有地主和官吏政权的社会中，才能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的伟大斗争，即争取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

《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0、【无产阶级斗争的两种表现分别是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把这一斗争的两种具体表现组织起来：一种是社会主义的表现（反对资本家阶级，目标是破坏阶级制度、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另一种是民主主义的表现（反对专制制度，目标是在俄国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民主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卷，第4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1、【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同时进行两方面的斗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对争取民主主义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间的关系作出科学的、正确的、日益为现实所证实的分析。象在世界各国一样，在我国也有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民主派。像在世界各国一样，我国社会民主党也必须毫不留情地揭穿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必然产生的幻想和它对自己本质的无知。象在世界各国一样，我国觉悟的无产阶级也必须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农奴制残余和专制制度所持的反对派立场和同它们所进行的斗争，同时一刻也不容忘记自己的阶级独立性和自己的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目的。（《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列宁全集》第九卷，第1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2、【民主革命必然会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参加，社会主义的胜利不能立即全部清除小资产阶级】俄国1905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由居民中一切具有不满情绪的阶级、集团和分子的一系列的会战构成的。其中包括带有最荒谬的偏见和抱着最模糊的、最稀奇古怪的斗争目的的群众，领取日本津贴的小集团，以及投机分子和冒险分子等等。但是客观上，群众运动打击了沙皇制度，为民主制扫清了道路，因此，觉悟的工人领导了这个运动。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是别的什么，而只能是所有一切被压迫者和不满者的群众性斗争的爆发。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落后的工人，必然会参加这种斗争，——没有他们的参加就不可能有群众性的斗争，就不可能有任何革命——他们同样必然地会把自己的偏见、反动的幻想、弱点和错误带到运动中来。可是客观上他们将向资本进攻，所以觉悟的革命先锋队，先进的无产阶级，只要体现出各式各样的、五光十色的、复杂的、表面上分散的群众性斗争的这一客观真理，就能统一和指导这个斗争，夺取政权，夺取银行，剥夺大家所憎恨的（虽然憎恨的原因各不相同！）托拉斯并实现其他的专政措施，这些措施加在一起就能最后推翻资产阶级和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社会主义的胜利决不是一下子就会“清除掉”小资产阶级的渣滓的。（《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3、【民主革命中要争取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无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领袖，它的任务是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坚定他们的决心，加强他们的组织性，把小资产阶级从自由派的领导下夺取过来。（《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上关于杜马运动和杜马策略的报告》，《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4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4、【民主革命中要争取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为什么推翻专制制度应该是俄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呢？这是因为在专制制度下，工人阶级不能广泛地展开自己的斗争，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不能夺取任何巩固的阵地，不能建立巩固的群众性的组织，不能在全体劳动群众面前举起社会革命的旗帜，也不能教会他们为社会革命而斗争。只有争得了政治自由，整个工人阶级才能坚决地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这个斗争的最终目的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有组

织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真正是“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人的力量和夺取经济力量”，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决不把这种夺取政权看做俄国工人的当前任务。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一向认为，只有争得了政治自由，只有广泛地展开群众性的斗争，俄国工人阶级才能建立争取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必需的组织。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列宁全集》第四卷，第2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